

答《对〈关于慈竹属和单竹属的讨论〉一文的意见》

贾良智 冯学琳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CRITICAL REMARKS AGAINST "FURTHER COMMENTS ON THE 'ON THE VALIDITY OF THE GENERA SINOCALAMUS McCLURE AND LINGNANIA McCLURE'"

CHIA LIANG-CHI FUNG HOK-LAM

(South China Institute of Botany, Academia Sinica)

《关于慈竹属和单竹属的讨论》发表在本刊第18卷第2期211—216页(1980年5月),以下简称《讨论》。《对〈关于慈竹属和单竹属的讨论〉一文的意见》发表在第19卷第1期140—142页(1981年2月),以下简称《意见》。

《讨论》一文存在着某些缺点和错处,承《意见》作者指出,我们表示感谢。但对《讨论》提出的评论意见,则仍有商讨的必要。

关于牡竹属的范畴,在《我国竹类植物研究之一——慈竹属》¹⁾一文中,主张将该属的范畴仅限于 J. S. Gamble (1896)²⁾ 在该属中所划分出的第一组,也就是《意见》中所说的“狭义的牡竹属 *Dendrocalamus* Nees (sensu stricto)”。我们对牡竹属的范畴概念以及对有关竹种的处理,没有采纳这一主张,而赞同 William Munro³⁾, J. S. Gamble²⁾以及近代的竹类研究者的意见,如 R. E. Holttum⁴⁾, Soejatmi Dransfield⁵⁾, Sadao Suzuki⁶⁾以及林维治⁷⁾等人(均不采用 *Sinocalamus* McClure 这一属名),即《意见》中所谓的“广义的牡竹属”。自然,对牡竹属范畴概念的不同,就牵涉到对慈竹属 *Sinocalamus* McClure 的不同处理问题。因为慈竹属的模式种是麻竹 *S. latiflorus* (Munro) McClure, 其基名为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 Munro。根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规定,如果采用“广义的牡竹属”概念,那么麻竹就应该包括在牡竹属内,而慈竹属就不能成立,应把它作为牡竹属的异名才对。《意见》主张“狭义牡竹属”概念,强调慈竹属应该成立,提出要采用“狭义的并经修订的慈竹属”概念。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其所依据者是否适宜作为属一级的划分特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留在后面讨论。

这里,我们必须解释的,在《我国竹类植物研究之一——慈竹属》一文中共记录我国慈竹属12种,其中就有6种(*Sinocalamus edulis* (Odashima) Keng f., *S. beecheyanus* (Munro) McClure, *S. pubescens* (P. F. Li) Keng f., *S. oldhami* (Munro) McClure, *S. distegius*

1) 南京大学学报 1962(1): 27—46. 1962. 2) The Bambuseae of British India 77—79. 1896. 3) A Monograph of the Bambusaceae 146—153. 1868. 4) A Revised flora of Malaya 3: 26—30. 1971. 5) Gilles Lessard and Amy Chouinard: Bamboo Research in Asia 126. 1980. 6) Index to Japanese Bambusaceae 116—117. 1978. 7) 台湾植物志 5: 772—778. 1978.

Keng et Keng f. and *S. affinis* (Rendle) McClure)——占 50% 的种类应隶属于箬竹族,因此我们在分析箬竹族与牡竹族的区分特征时,仅举出其所发表的慈竹属新种和新组合为例,用以说明该文虽然主张将慈竹属隶属于牡竹族,但其中也有考虑不周详之处,将应隶属于箬竹族的竹种也混杂在内。其实,根据《讨论》一文的统计,过去归隶于慈竹属的种类共 14 种及 1 变种(见《讨论》213 页第 1 段),其中就有 8 种及 1 变种——超过半数的竹种,应隶属于箬竹族的。由此看来,现在就以“族”的范畴而言,在该属之内包含有应予分出的,也并不象《意见》中所说的仅少数几个有特殊性的竹种,而是超过半数的普通竹种。《意见》中提道:“例如该文对于箬竹族与牡竹族两者区别特征(见 212 页第 3 段)原是正确可用的,与评论人在 1962 年将慈竹属隶属于牡竹族的主张(其实早在 1959 年《图说》一书中已如此安排)也是一致的”。可是我们在该段(指《讨论》212 页第 3 段)所讨论问题的论点是慈竹属所包含的种类不但应隶属于不同的属,而且还应隶属于不同的族。这与“评论人的主张”实质上不是一回事。

对于箬竹、单竹、慈竹、绿竹、麻竹这些类型各异的竹类,正由于我们没有跟从 McClure 建该属时的主张,而是分别情况,具体认真对待,才从混杂的慈竹属中清理出来,分别归入牡竹属和箬竹属下的两个亚属。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比较合理。《慈竹属》一文原先把“这些类型各异的竹类”统统放在慈竹属内,而《意见》现在又主张把它们各自归隶于各个不同的属。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能从系统概念和划分属的客观标准去加以解释,将会使我们更易于理解和接受。

《意见》一文最后综合出 5 条意见。第 1 条,强调“牡竹属只能是限于模式种及其近缘种(*D. sericeus* Munro, *D. membranaceus* Munro 等),即只包含 3 个种(或可稍多)的小属……”。我们认为,所谓“只能是”和“只包含”,以及所列出的形态特征和分布地区等,只适用于“狭义牡竹属”概念,而且这些形态特征中只有外稃先端呈刺状,叶片较狭窄这两点略有不同,但比较之下也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并不适宜作为竹类划分属的特征。第 5 条,强调“被该文置于牡竹属下的那些麻竹类型之竹种,仍应放在 *Sinocalamus* McClure (sensu stricto et emend. 狭义的并经修订的)……”。所谓“狭义的并经修订的 *Sinocalamus* McClure”,在文中并未加以任何说明,但不知所指者其含义如何? 如果所指者就是《讨论》中作为牡竹属新异名的 *Sinocalamus* McClure 的含义的话,那么那些麻竹类型的竹种,还是放在牡竹属下为好。虽然文中所谓两属确实还有较大的区别,但是并未根据所列出的可供检查的种种性状加以区别。其实,两者的内稃在成熟花中其背部均具有二脊,至于其它性状也仅是数量与程度上的差异,这些都不适宜作为划分属一级的特征。第 2—4 条,其基本观点是认为我们安排在箬竹属 *Bambusa* Schreber 内作为亚属处理的单竹亚属和绿竹亚属,还是应该作为属一级来处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中,尤其是讨论单竹属时也已阐明了观点,在这里不作重复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从综合意见第 3 条中关于一些具体竹种的处理去了解《意见》一文对有关族、属及其模式概念的认识和对其小穗形态结构的理解。

1.《意见》中举出粉单竹 *Lingnania chungii* (McClure) McClure 和慈竹 *Lingnania affinis* (Rendle) Keng f., 并认为“这两类竹种,从科学观点上来权衡,确应合并为一属,不过此时对属的范畴应加以修订”,“需要把原先单竹属的描述略予扩大,能容纳慈竹类型的

特征在内才行。其系统地位仍以模式种粉单竹为准,隶属于箬竹族(慈竹一类应算是其例外)”。其根据是“粉单竹的小穗全形较长,小穗轴在诸花间易于折断,而慈竹则否”。照我们的观察,单竹亚属(原为单竹属)中所包含的种类,其小穗全形的长度相差可达数倍之多,至于其小穗轴是否易于折断,这仅是一种现象而已,应从小穗轴的结构和形态特征去研究。根据我们对小穗轴的观察,粉单竹与慈竹的基本结构与形态特征是属同一类型,均应隶属于箬竹族,而与牡竹族的情况迥异。如果我们正确去理解其族、属及其模式的概念,用不着修订“单竹属”的范畴,更不用略予扩大其原先的描述,完全能容纳慈竹类型的特征在内(但“梁山慈”不应是慈竹类型,理由见后),其系统地位应隶属于箬竹族而慈竹一类也不例外。我们之所以将粉单竹与慈竹安排在箬竹属的单竹亚属也就是这个道理。

2.《意见》中提到:“属的拉丁名称 *Lingnania* (岭南) 原不如 *Sinocalamus* (中国竹类) 为好,但前者由于字母顺序安排,以致页数在前,故习惯上占有优先”。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隶属于两个不同族的独立分类单位(*Lingnania* 隶属于箬竹族, *Sinocalamus* 隶属于牡竹族)混为等同的了。我们认为,将粉单竹和慈竹改隶于 *Lingnania*,绝不是因为 *Lingnania* 在发表时安排在前,“习惯上占有优先”的缘故,而是根据这两个种的形态特征及其相关的族、属模式概念而确定下来的。

3.《意见》中发表的3个新组合: 慈竹 *Lingnania affinis* (Rendle) Keng f., 料慈竹 *L. distegia* (Keng et Keng f.) Keng f. 和梁山慈 *L. farinosa* (Keng et Keng f.) Keng f.。前两种在《讨论》中早已安排在单竹亚属 subgen. *Lingnania*,尤其是慈竹,在《讨论》212 页第1段的末尾也已明确提出:“作者认为慈竹应划为 McClure 的单竹属范畴”。这说明《意见》一文在这一点上也已赞同我们的意见,只是等级处理上的不同而已。最后一种是梁山慈,《意见》中就他所掌握的标本的可靠性问题,对我们把它归入“广义的牡竹属”提出质问,接着,而又自行把它作为 *Lingnania* 属下的一个新组合。问题十分清楚, *Lingnania* 与 *Dendrocalamus* 这两个分类单位,应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族。前者属箬竹族,后者属牡竹族。我们为了弄清“梁山慈”的正确归属问题,曾亲自到模式产地调查和研究标本实物,证实其形态特征显然与箬竹族迥异,而完全符合牡竹属的特征。即使按《意见》一文观点,也应属于“慈竹属 *Sinocalamus* McClure”的种类才对。如果没有去检查可靠的标本,仅根据原产地有人称它为“梁山慈”,就作为单竹属的新组合,这是不足为据的。

最后,根据以上理由,将这3个组合作如下处理:

慈竹

Bambusa emeiensis Chia et H. L. Fung, Act. Phytotax. Sin. **18** (2):214. 1980.——*Lingnania affinis* (Rendle) Keng f., l. c. **19**(1):141. 1981.

料慈竹

Bambusa distegia (Keng et Keng f.) Chia et H. L. Fung, Act. Phytotax. Sin. **18** (2): 213. 1980. ——*Lingnania distegia* (Keng et Keng f.) Keng f., l. c. **19** (1):142. 1981.

梁山慈

Dendrocalamus farinosus (Keng et Keng f.) Chia et H. L. Fung, Act. Phytotax. Sin. **18** (2):215. 1980.——*Lingnania farinosa* (Keng et Keng f.) Keng f., l. c. **19**(1):142. 1981.